

十九大以来,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日益成为国人共识...

秀儿:我老公平时看着歪瓜裂枣、黑不溜秋,拉他进个街得好一番拾掇...

Mona:从泉城济南到新疆吐鲁番,从繁华都市到茫茫戈壁,不顾父母反对,放弃优厚的待遇...

展怡:之所以迷军人,是因为这是一个有信仰有力量的人群。他们每个人都是“许三多”的后继者...

顾离:曾担心女儿会因为聚少离多而不亲近爸爸,但每每看到她吵着要跟爸爸视频,跟着爸爸学唱军歌...

冰柠檬:我家那口子,不懂浪漫惊喜,不会甜言蜜语。但他平时省吃俭用把生活费都寄给我们娘俩...

岩岩:第一次走进部队,铺天盖地到处都是“嫂子来了!”“嫂子好!”令人晕眩的同时,也让我自豪又激动...

伊伊:从小,我就是我爸的迷妹,看过他头顶烈日,摸爬滚打;看过他流血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...

阿依古丽:我家那位兵哥哥身上永远是汗味,但我这么多年就迷了这个味道,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他为了国家这个“大家”和我们这个小家在努力...

(聂棚、高群整理)

(在本栏目中,我们将不定期公布有关话题,供军嫂们讨论,并择优刊发,欢迎您参与!)

纸上玫瑰

胡良

美丽家庭

大巴车一圈一圈地绕着“之”字拐,一段锯齿状的山峰轮廓线往后倾倒下去。每日穿行于千年彝寨和西昌市区的百公里山岳之间...

那是一朵纸上玫瑰,画在纪念册的衬页上,羽毛般的叶子衬托着待放的花蕾,分外美丽。而那本纪念册鲜红色的扉页上,则印有金灿灿的国徽和政协协会徽...

一路上,只要有空,莫小梅就会情不自禁地捧起纪念册,细细端详那朵纸上玫瑰。看着看着,就好像真的闻到了玫瑰的幽香。一条微信传向了沙子呷:“谢谢老公,纸上玫瑰,我很喜欢哦!”

这些年,沙子呷跟随部队走南闯北,一直奋战在国防工程建设一线。两人长年两地分居,花前月下的浪漫不敢奢望,耳鬓厮磨的时光难有经常,日子更多的是思念和盼望。

“老婆,辛苦你了!”“对不起,又不能回家陪你了!”总说这样的话,沙子呷觉得太过无力。于是,大漠沙砾粘成的花朵,深山里金色树叶拼成的蝴蝶,阵地上捡来的五彩石头,紫檀打磨的木艺发簪……一个个DIY的小礼物,便成为沙子呷向妻子示爱的最好载体。

今年的几个节日,两人的分离一如往常。沙子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,更是忙得连电话都打得不多。大会开幕后,沙子呷便缝制针线买来纪念册,一笔一画地画上玫瑰寄回了家。

在莫小梅看来,这一件件特别又用心的礼物,只有沙子呷能给她,而且比什么都更能让她感到甜蜜和安心。

沙子呷和莫小梅的家,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彝族山寨。那里的高岭深涧,几百年来既是屏障也是阻碍。从前,这里的人们一辈子扎根乡村,命运都捆绑在田间地头。这些年,山寨的盘山公路打开了通向山外世界的大门,也点燃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

“我想买辆大巴车,跑村里到西昌的线路,你看怎样?”2014年9月,一向

家事

前段时间,因家中房子装修,我和先生暂住在营院门口的酒店里。没想到,星期五那天晚上,正在外地海训的儿子突然“空降”而来。

对于这样的意外,我激动得眼眶发潮,而当爹的只是淡定地用拳头揉了揉儿子的胸肌:“臭小子,不好好在部队呆着,跑回来做啥?”儿子嘿嘿一笑:“今夜,领导准许我回来陪陪爸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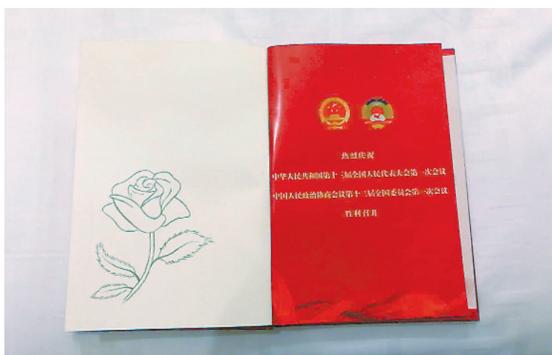
原来,儿子所在部队因为执行特别任务,恰巧在我家所在城市休整一晚。经上级批准,他利用这短暂的机会,从城北“穿越”到城东来见我们,次日7点便要起身返回部队。

一想到我们能交流攀谈的时间并不多,我的“话匣子”就打开了,说东道西,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。儿子津津有味,还时不时地附和我。可一提到他的感情问题,他的一贯敷衍就又“上线”了:“不急,不急,没儿媳时,您可以专享儿子的呵护。等有儿媳了,像今晚这样,我就不去找您儿媳了,哪能顾得上您啊?”这番搪塞,气得我直翻白眼。

他爹也说我头发长见识短,好不容易见到儿子了,净说没用的。他倒不失时机地从当前军改聊到安全守纪,说的都是些大道理大主题。这一说,就说了1个小时。

看儿子的脸上明显有了倦意,我使眼色暗示爱人适可而止。当爹的立马心领神会,以命令的口吻催促:“时间不早了,快到总台再开个房间,好好休息,明天早些归队!”可没想到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去,非说要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蹭一晚。

我们的房间本来就只有十平方,满满当当摆着大床、单人沙发、茶几、书桌、



纸上玫瑰暗香浮动



幸福伉俪共享荣光



美丽“索玛花”盛开彝寨

那一夜鼾声悦耳

孔昭凤

电视柜和酒柜,空余地方十分有限。一想到儿子要窝着他的大长腿,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,我哪里忍心,坚决反对!儿子却嘻嘻哈哈地说道:“哎哟,我的老妈呀,我是一个兵,哪有那么娇贵。再说,这条件比我们海边驻训的条件可好多了,没蚊虫叮咬,还可以吹空调!”

看着我们娘俩一来一去地推磨,当爹的脸色渐渐地由晴转阴。突然,他大声点名:鲁丹!儿子本能地起身立正:到!当爹的继续下令:“现在,我以一名老兵的身份命令你,必须到总台单独开房!”混不吝的儿子却干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,回应:“按说,我单以一名军人的身份,的确该服从您这个老兵的管理。但是,我现在是以儿子的身份向父亲强烈请求,今晚留宿我!”

我见事态不妙,赶紧好言劝儿子:“听话啦,去开间房好好休息。反正也不能陪妈妈聊天了,何不分开睡,彼此都能睡个安稳觉。”儿子低下头,声音中透着委屈:“我就是想看看你们,听听你们的鼾声……”

一句话,我已是泪眼婆娑。旁边,只听他多咕咕道:“毛病!只知道鼾声吵闹,还没听说有谁想听鼾声入睡……”声音却比之前明显降了一个八度。

这就是同意啦!儿子立刻起身挪茶几,搬沙发,用背包当枕头,拿两条浴巾当毛巾被,须臾间便搭起了一个简易床铺。儿子直接就躺了下去,那“床铺”明明短了一尺多长,可他却仰天长赞一声道:“啊!太舒服了!”

不一会儿,营院的熄灯号声传来,儿子调皮地说:“报告首长!熄灯号已经响了,请关掉电视按时就寝!”他爹没

好气儿地瞥了儿子一眼,但还是难得顺从地照做。

不到10分钟,父子俩便鼾声渐起。我真是服了家里这对父子兵了!这样的心境,加之这样的睡眠环境,他们咋就真能做到听到熄灯号就像听到命令一样,安然入睡呢?

反倒是我,一个人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我蹑手蹑脚地下床,借着卫生间透出的微弱灯光,凝视着卷曲着身子睡在地板上的儿子:一身黝黑健硕的肌肉,一张棱角分明、刚毅帅气的脸,鼻翼扇动着,鼾声均匀,一脸满足地像婴儿般酣睡着。这让我的心好生心疼。

孕育在营院单身公寓的儿子,从小

能干的莫小梅与在家休假的沙子呷商量,买辆大巴车方便彝寨与外界的联系,顺便也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。

沙子呷当即同意。夫妻俩跑前跑后,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。大巴车披红挂彩,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,载着希望上路了。

山间鱼塘里的草鱼鲜嫩肥美,小土豆、竹笋子、干豇豆、山药都是特色物产。以往不起眼的彝族服饰和农家饭,如今成了“香饽饽”,原生态的自然环境,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。莫小梅的大巴车载着他们,来到原生态彝寨观光旅游;而藏在“深闺”的山货,也跟着莫小梅的大巴车来到山外,成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珍馐。

在莫小梅的带动下,乡亲们的荷包一天天鼓了起来。但仍有许多人,让她牵肠挂肚。

正在念初一的男孩沙次呷,父亲患肝癌去世,母亲又因糖尿病丧失了劳动能力,是村里的特困户。莫小梅来到他的家中,“伢子,莫怕,有你沙子呷哥和嫂子我帮你!”从此,莫小梅每天用大巴车接送沙次呷,并资助他继续读书。每次休假回家,沙子呷也总会为这个弟弟带一堆学习资料。

和沙次呷一样,每天搭乘莫小梅的大巴车上下学的,还有彝寨里的另外7名孩子。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,孩子们从村小学升入离家很远的镇上中学,每天都需要走很远的路。“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,坐我的车一分钱不收!”莫小梅的一句话暖了同胞的心。从此,乡亲们更爱叫她“索玛花”。要知道,在彝寨,索玛花又被称作“高山玫瑰”。

2017年3月,沙子呷所在单位评选“强军路上好军嫂”,莫小梅高票当选。前往丈夫军营领奖的那天,乡亲们把采来的一朵朵索玛花编成花环,戴在莫小梅的脖子上,把她送出了好远。

“军人都是无私奉献的,军嫂又怎么能只管自己?比起一个人致富,能帮助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,才有最大的成就感!”颁奖典礼上,莫小梅讲着发自肺腑的感言,而一旁望着妻子的沙子呷,含情脉脉,满是骄傲。

大巴车将最后一名留守儿童送回家中,莫小梅终于歇下来。坐在自家旧式彝寨的格子木窗下,她小心翼翼地摊开纪念册,轻轻地抚摸着纸上玫瑰。那一根根细细的线条,就像是远方的沙子呷抛来的一缕缕情丝,捧起她这朵“高山玫瑰”,连同他们一起走过的时光,在悠长岁月中浮动暗香……

家人

二爷和他的“老兵招待所”

杨文凭

二爷是黔东南苗家人,年少时曾离家千里,奔赴首都当兵,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救援,还当了班长,入了党。退伍后,二爷当选为村支书、民兵连长。

二爷家离我家也就步行两三分钟的路程,我时常去他家玩。苗家人的好客热情,在这位退伍军人身上,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无论是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来推广种植技术,还是电影公司的放映员来放电影,抑或是走乡串寨的货郎,不管于公于私,二爷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吃个饭。

很多人怕二爷破费,不好意思去。他拉着人家说:“反正家里自己种粮食、自己种菜、自己酿米酒,又有农闲时我撒网打来的鱼,花不了什么钱。”

村里群众有白天忙生产,二爷就把村里的会议从办公室搬到家里来开。大伙围着火炉,一边品着粗茶、吃着二爷亲手炒的小菜,一边开会。村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怎么提高、消防水池怎么建设、泥路如何争取资金硬化等民生问题,都是在二爷家里集思广益,最后一步步落实的……

次数多了,二奶奶难免发牢骚:“这些人来吃饭,都是你个人擅自邀请的,村里又不‘报销’,这下可好了,家里都成‘招待所’了。”二爷不服气说:“不过烧掉些柴火,我们是在干大事,哪能那么小气?你说我这里是‘招待所’,我这‘老兵招待所’还真要弄出个名堂!”

牢骚归牢骚。亲眼目睹二爷在这个“老兵招待所”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,家里人都开始支持他。

卸任村干部后,没那么大事操心了,二爷又开始在“老兵招待所”里管起了“闲事”。

村里的阿富打算中专毕业后就去当兵,可他父亲死活不同意,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差,既然不读书了,就应该早点去打工,多存点钱将来娶媳妇。二爷得知后,一拍桌子说:“这事我得管管。”

那天,晚霞满天,二爷匆匆吃了两口饭,就背着渔网、乘着小船下河打鱼去了。半夜回家,打了10多斤新鲜肥嫩的鱼儿。

次日,二爷早早就炒了几道菜,把阿富爹请来,说自己当兵经历,谈孩子的梦想,讲祖国的需要。从上午说到傍晚,阿富爹终于点头答应。阿富人伍后,真没给二爷丢脸,不仅当兵呱呱叫,后来还考上了军校。

村里有两兄弟因分家发生争执,找二爷来评理。二爷像个政委似的挥挥手说:“大家少安毋躁!我先炒两个‘老兵招待所’的拿手菜,咱们坐下来边吃边聊。”饭菜上桌,米酒斟满,大家吃着聊着,彼此的心结一会儿就打开了。一餐“劝和饭”,化干戈为玉帛,两兄弟也恢复了往日的和睦。

这几年,在“老兵招待所”里传出的好声音一个接着一个:几大家族族长移风易俗,把婚丧要操办三天的旧习俗改为早晚两餐新风尚;全体村民发扬团结互助精神,决定每户拿出100元帮扶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……

“老兵招待所”,让踏踏实实为民办事的二爷,收获了四乡八镇群众的赞誉,军民鱼水情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山村播散。



插图:方汉绘